



源明流清鲍家屯

伍永鸿

作为贵州黔中屯堡村落的典范,安顺市鲍家屯彰显出的屯堡文化典型性与唯一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特别是完整的村落风貌遗存和独特墓葬风物的流芳,更是值得进一步窥究与溯源。

鲍家屯,一个有着600余户人家,3000多人人口的屯堡村落。从建筑到服饰,从语言到民俗,其生活习俗和文化风韵,悠久而且神秘,带着无尽的岁月痕迹,依稀可见一代王朝的遗存,独步于时光深处的绮丽境地。

在黔中大地上,鲍家屯有着“最早的大明屯堡”之称。走进鲍家屯,其实就是走进一本厚重的屯堡地情书,扉页间抖落出的大千世态,让人生发无限感叹。鲍家屯建寨始祖名为鲍福宝,原籍江南徽州府歙县新安卫棠樾村太和舍,为斯地鲍氏祖鲍胜裔孙。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以“调北征南”先行队入黔,因军功封振威将军。建寨之初,这里原名杨柳湾,鲍福宝来到后,见斯地山明水秀,土壤肥沃,景致寥廓,遂以三块正南北走向且连成一条直线的岩石为中轴线勒石建寨,建成的村落起初叫永安屯,后改名鲍家屯。沿着中轴线,村落依次为屯门、汪公殿、大佛殿、关圣殿、演武场、鲍氏宗祠,中轴线两侧是鳞次栉比的民居和迂回曲折的街巷。巷道内是青龙阵、白虎阵、雄狮阵、长蛇阵、火牛阵、金鱼阵、鹿角阵等不同名称的阵法,左右通汇于瓮城,进可攻、退可守,具有极强的攻击和防御功能。此外,街巷间分布着大佛殿、四合院、转角墙、石碉楼等众多明清建筑,构件古老,挺拔无双。村前以“鱼嘴分流”建成的“小都江堰”古水利工程,更是将河、亭、桥、碾巧妙融合,绘就了一幅水墨农耕田园图景。据考证,这样的村落布局在整个屯堡文化圈寨里十分罕见,是明代屯堡遗存的翘楚,其呈现出来的风物风貌和文化内涵,虽历经600多年的历史变迁,至今仍是黔中屯堡文化的瑰宝。

据载,鲍家屯村落的形成与鲍氏陵园的肇辟是分不开的。“先有祖坟地,后有鲍家屯”。相传,当年鲍福宝卜占鲍氏陵园祖地后,又于地之下方坡垣处观风问俗,见这里虽为空地明堂,但绣壤相错,伏首远低。后龙却与莹山同脉,前方朝案水口均为一局,加之靠山犹一面扬起幔幡,又似一仰口“撮箕”,最高处为祖地之左环砂。枕背为土坂,坐北朝南,顺势缓缓偏斜而下,直至田畴之间,遇水而止。整个座场宽宏壮丽,聚气藏风,又有前方流水充沛,环境成荫,是个安身立寨的不二之地。于是,鲍福宝基于斯地一可守护墓地,二可为子孙生息衍庆计,遂才于这个始称“杨柳湾”的地方勒石建寨。源于明,流经清,历数百年苍莽风烟。鲍家屯,实为大明王朝的缩影,目光所及,炫目而梦幻。

除了迥然的村落特色外,在鲍家屯的纷繁风物中,鲍氏陵园是鲍氏祖先的魂归之

地,同时也蕴含着鲍氏宗族乃至整个黔中屯堡群落的众多人文意象。

昔日精于堪舆之术的鲍福宝是看中鲍氏祖地这块风水宝地,才在杨柳湾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的。当年,其四处寻山问水,当来到今石豪坡之处时,即被眼前风光吸引了。绵亘来龙在山间化作“玄武”形状垂首结穴,宽敞的穴场丰润有情。左右两边龙蹊虎踞,前方山列水绕,如狮如象,如缕如带;又兼有螺山为案,塞于水口,明堂聚气,朝山圆穹。加之,左之山峰有如贵人上马,右之峦垣恰似挂科榜屏,整个形局,惟妙惟肖,贵不可言。其时,与鲍福宝结伴而来的还有汪氏始祖汪舍宝、汪氏始祖汪洪宝,其中,汪洪宝之妻鲍氏相传为鲍福宝之妹。汪、汪二姓到来后,急于到原野间耕占良田好土,而鲍氏则为踏寻风水宝地,整天涉足于山林之间,插标为首。为此,鲍福宝还不免受到妻牛氏的诘难。

鲍氏陵园坐落在鲍家屯村后,地处石豪坡与后园坡之间,呈“双峰抱宝”状,坐子山朝午向,越过村前狮山和象山之间的出水处,朝向西陇后山,形成“狮象把门、螺星塞海”的形局,历来被望气者誉为“虎山龙穴之吉壤。”《续修安顺府志》记载,这里“地极壮丽,脉甚丰饶;文峰玉案,森然罗列……”;屯堡民间更是称此地为“螺星塞水口,代代出诸侯”之地。

鲍氏陵园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安葬着明代振威将军鲍福宝等二十余位六品以上官职的人物(含诰封夫人)的遗骨。陵园前,修筑有长约三十米、高约两米的石墙,石墙使陵园成为一览平地。石墙前是葱郁的白杨树、高大秋树和森森松柏,两旁芳草萋萋,野菊簇生。远眺陵园,一坂平土,墓群安然坐落其中,肃穆而庄严。如此规模的家族墓地,却只有二十余座坟墓,且立有“禁止碑”,就连清代几位县官,因为只是七品而不能入内安厝。故此,鲍氏陵园至今一直保持着明清时期的风貌,这也正是其独特而神秘之处。

据说,“叶落黔中”的鲍福宝卜择墓地后,嘱咐子孙,后事从简。并立下遗训,入葬祖地地的子孙后裔必然要耕读传家,或武或生。远跳陵园,一坂平土,墓群安然坐落其中,肃穆而庄严。如此规模的家族墓地,却只有二十余座坟墓,且立有“禁止碑”,就连清代几位县官,因为只是七品而不能入内安厝。故此,鲍氏陵园至今一直保持着明清时期的风貌,这也正是其独特而神秘之处。

晨游虹山湖

王天锐

清晨走出家门,去虹山湖游览。天气虽冷,远山如黛朦朦胧胧,近村依旧错落有致,淡淡雾霭笼罩山野,炊烟袅袅烟雾弥漫,山间色彩依然斑斓,倒映在清水里静静流淌,流光溢彩的似水流年。

沿着光滑的石板路,慢慢走近秋池的荷塘,一路上鹭飞草长,亲吻脚下的土地,晶莹剔透的露珠,挂满枯萎的草尖,风从遥远的地方,徐徐的吹拂而来,飘落的树叶洒满地金黄。

穿过竹林,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宁静的水面上,飘浮乳白色的雾,轻柔得像一场梦,远山近水迷朦朦胧,岸边生长的芦苇,柔情似水的摆动,洁白无瑕飘逸的花絮,迎风飘扬的满天飞舞。

悠闲自得的野鸭,在水面上相互追逐嬉戏,溅起朵朵洁白的浪花,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隐隐约约的鸟声,时远时近的传来,鸟鸣山更幽的清脆,声声慢的敲打着,宁静致远的山扉。

一群白鹭从天地边缘,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停在离原上草,金黄色的沙洲上,昂首引颈低吟浅唱,起舞弄清影的翩跹,滚圆的鹅卵石,镶嵌透明的天空,水鸟站在礁石上,注视游弋的鱼,盘根错节的杨柳枝,依依缠绵。



方,在满腹海里来回的荡漾,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旋律。

清风吹拂着水面,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荷叶田田,吐露淡雅的馨香,阳光拨开娇艳的花瓣,天空飘满奇异的芬芳,哪一朵是亲爱的莲子,落花流水的似水流年,泛起

两座石碑介绍他转战南北的经历及后裔立碑纪念的过程。高大的墓碑上刻着“大明皇封振威将军鲍公福宝墓”字样,千秋万代映照鲍家屯的山水田园和子孙后裔的生存繁衍。墓碑两边亦有碑联,曰:“浩封将军雄兵征南建朱明大业伟烈丰功昭日月;尚党世系螺星塞海本耕读传家人文蔚启春秋。”碑文诠释了其为了大明王朝江山社稷,从安徽歙县棠樾村出发,带领雄兵征战西南,戎马倥偬;和为了子孙耕读传家,鲍氏宗族人文蔚启而燕翼贻谋的一生。

鲍氏陵园的墓葬封土不高,与一般坟墓无异,然而墓碑上的文字却映照不凡。如“四品中宪大夫鲍明德”“四品奉天、中宪大夫鲍思贤”等,还有的墓碑联为:“哲嗣官服克彰刻迪;殊恩勤孝不断荣封”“合族瞻仰 郡守昔持权崇职中宪;仙官今典列上郡”等等。可见,鲍氏一门之族望与兴盛非比寻常。

与鲍氏陵园相邻的八哥岩下,安葬着鲍福宝将军的夫人牛氏,这位出生于江南水乡的淑女,秀外惠中,有古诗这样赞颂牛氏夫人:“牛女同偕且偶然,入黔何意降瑶天。春来祭扫佳城上,芳草年年分外鲜。”据说,牛氏夫人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当年对于鲍氏祖坟地“代代出诸侯”的囑咐,则只希望子孙能耕读传家,出些“知府知州”,过着太平安的日子。牛氏夫人所葬的八哥岩亦为不可多得的上乘吉地,这里崖壁高耸,如圭似笏,岩下秀壤,结穴奇异,名为“金钩倒挂”。相传,当年鲍氏祖妣牛老太君偶至此处,竟然卧寝该地,无疾而终。当子孙寻找到时,蚂蚁已拱土将其掩盖。于是,鲍氏以为“人死地开花,福地等福人”。天意使然,遂将牛老太君原地安葬于斯处。就这样,祖妣牛老太君的逸事与传说,让鲍家屯的屯堡风情和神奇山水,幻化成了缕缕不绝的张力,给予鲍氏家族的历史人文涂染了厚重一笔。

近年来,鲍氏后裔在陵园右前方入口处,修建了恢宏精美的牌坊,并在牌坊前以巨石雕塑振威将军鲍福宝雄壮的“刀马人物”像,整个陵园浑然一体,妙趣天成,为鲍家屯增添了一道绚烂的屯堡人文风景。

从鲍家屯鲍氏墓葬文化中,可以窥见到一些特别的屯堡人文意象,且在屯堡村落中具有普遍性。

屯堡世家多传承中原、江南堪舆文化。首先传承着古老风水术数。如对《易经》“阴阳五行说”和相关堪舆理念的推崇和运用。“天下的阴阳共本书”,屯堡人讲究“水法”格局,水口在哪里?入于何方、出水何处?是否迂回顾盼、关锁有情?等,鲍家屯鲍氏陵园的“螺星塞水口”就是对良好水局的追寻。其次传承着对山水形胜的美好追求。这里从鲍氏祖地“狮象守门”“金钩倒挂”的囑咐中可窥一斑。另外,在屯堡村落,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如董官屯董姓始祖

成墓地的“狮子摇铃”、詹家屯叶氏始祖叶信禄空地之“鹰窝蛋”等等。再次传承着吉壤天储改变子孙运势的信仰。譬如,鲍氏祖训(禁止碑)规定,功名六品以上的子孙方能入葬祖地的家族墓园;甘棠堡伍氏始祖伍复一墓地族规需百岁之裔方许入葬的祖训等,其实都是屯堡人崇拜吉地出吉人风水观念的折射。

屯堡世家祖地是家族文化的发源地。家族以此为根本,子子孙孙从斯地出发,或重新立寨,或异寨安居,发枝散叶,兴盛繁荣。但无论走多久、走多远,顺着家谱的世系图,家族后裔都会沿着特定的时空隧道,在这块祖先留下的袍衣地上相会,认祖归宗,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宗族血脉特征的家族文化。比如,鲍家屯每年清明上大坟,四方八面的子孙后代少则几千人,多则万余人齐聚祖陵墓,虔诚慎终追远的同时,论辈分、谈亲情、说得失,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屯堡世家墓葬文化彰显着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屯堡人自古以来尚儒重信,在鲍家屯鲍氏陵园中,譬如遵循祖先遗训,不越禁入葬;遵循仁礼为要,所有墓葬左昭右穆,秩序井然;遵循有孝有德,讲义守信,决不“骑龙阻向”、抵近僭越等,这些古老的墓葬规制,都是尊崇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体现。

当前,作为全省“四大文化工程”之一的屯堡文化,永续流传,焕发新生。鲍家屯这个迥异的屯堡景区景点,正在发挥其独特的桥梁纽带和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地方文化交融和发展。但是,屯堡文化需要不断地挖掘、保护、传承与转化,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明互鉴,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屯堡文化之所以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和岁月沉淀依然生生不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具有赓续传承和创新兼容的属性,是可以转化为时代文明的传统文化。以鲍家屯为例,鲍氏陵园这一在黔中地区罕见的墓葬文化现象,近年来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格外重视,北京、上海、西安、重庆等地一批人类学、民俗学学者教授纷至沓来,走进陵园,反复研究墓葬格局、墓碑文字和碑文,在带来鲍氏墓葬文化研究热的同时,也为将这一屯堡文化现象融入屯堡旅游塑型之中作了铺垫。因此,深度发掘屯堡村落尚未面世的文化构件和文化因子,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传承,对于进一步研究挖掘好屯堡文化的本来价值,阐释推广好屯堡文化的现代价值,丰富提升好屯堡文化的未来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窃以为,让屯堡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守正创新,尽展其物相物然、物理规律的明代遗风,以充盈持久生命力的形象,站立在世人面前,成为黔中大地上的一朵永不凋谢的文化奇葩,诚为时下之重任。

阵阵旖旎的涟漪,涌向甜蜜爱情的彼岸,依然藕断丝连。

在旁边的水域里,莲蓬覆盖着水面,密不透风的莲叶,层层叠叠的堆叠,卷曲着的绿叶,映照阳光绚烂,嫩黄金色的花朵,星星点点的绽放,像一位睡美人,从睡梦中苏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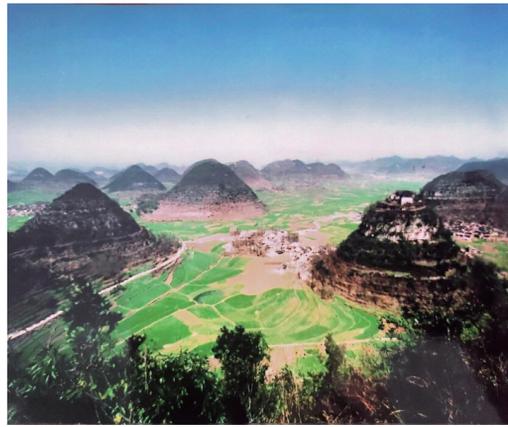
一只小小的青蛙,从碧绿的莲叶上,叮咚一声跳入水中,游了一会儿,又爬上莲叶酣睡,如果不注意仔细的看,也不会发现一只苍鹭,站在浅浅的水塘里,低着头认真寻食,那那柔软的羽翼翻飞,挂满吉祥如意的灿烂阳光。

岸上熟透的红灯果,挂满枝头摇摇欲坠,叽叽喳喳的山雀,站在枝头喳喳闹,殷红的果实掉进水里,随波逐流飘荡而去,自由自在的锦鲤,摇头摆尾的跃出水面,梦里花落知多少。

坐在岸边钓鱼的人们,垂钓秋日里的欢乐,依偎在石拱桥上红男绿女,笑靥如花的绚丽灿烂,手牵着手的身边走过,心连着心的望穿秋水,追逐诗和远方浪漫的意境,飘逸的秀发一往情深意长,走过秋高气爽幸福的日子。

玉真山寺游记

孙守红



玉真山寺坐落在普定县城南约十四公里的马官镇玉官屯村的玉真山麓,属于民国时普定县长赵家焯先生审定的普定“旧八景”之一。

明朱元璋开拓西南后,有一条到云南的驿道就从玉真山脚下蜿蜒而过。这条驿道上,是否接引过大明开拔云南的军队?现在已经无法确认。但其联通云南湖南的商旅,总该是不错的。当时贵州初开,驿道上的身影显得形单影只,锡杖碰触石板的声音显得空廓而响亮。这天傍晚时分,一个和尚从云南返回湖南,路过玉真山脚下时,偶然抬头间,突然看到奇景:两匹洁白的马儿正在玉真山顶撒欢不已,而玉真山则金光灿烂,像灵光在跃动。面对此景,和尚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把锡杖插在地上,重重朝玉真山跪下,朗声发愿:愿以微薄之力广化缘,在这里开山劈场,建寺造像,播佛法。和尚发完宏愿,金光渐散,白鸟空无,苍茫湛蓝笼罩着干干净净的高原。

不久,和尚“垦土剥皮,攀藤直上”,开路建房。乡人见此深感奇怪,便问所由。和尚则借此宣扬所见“神迹”,远近信士听闻,纷纷来朝胜景,慷慨解囊,以助和尚开荒。时日长久,乡人得知和尚乃湘人,上下称呼为上观下凡。曾于滇地为官,后因与佛结缘,弃官皈依于白云庵。观凡和尚皈依后,仍往来于滇湘两地,希望弘法于人间,使众生出离的苦。因遇神迹于玉真山,毅然驻锡于此,冀弘法于荒蛮,遂于玉真山顶开辟石垣数丈,创修佛殿于山麓,又自买常租田十一担以自养,于是道场初开。

道场经观凡和尚开辟之后,又经历多次维护,这个黔中腹地的小山,空灵灵又直愣愣地伫立着,远远看去,永远是那样的安详和神秘。从山脚到山顶的五百余阶梯,无论多么健壮的人,只要你一步一步的爬了,哪怕你尘世的烦恼有多少,都会随着不断渗出的汗水,挥发、放空。一步一步的攀爬中,人生就这样慢慢顿悟,努力而放松,富有而高藏。五百余年来,玉真山执意要让每一个求道者,用跋涉的艰辛来换取思悟报偿。

我曾于民国《续修安顺府志》、1999年《普定县志》中看到,玉真山寺曾在清咸同年间遭到兵燹,后经震东和尚竭力修复、经营,使寺庙香火一度旺盛,闻名滇黔两地,听闻乡间耆老说“破四旧”时期,寺中佛像尽毁,残垣断壁,满目萧然。直到1981年7月,玉真山寺被普定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其建制才慢慢修复,在今任持莲和尚的奋力修葺下,其旧貌渐复,殿宇宏开,又于尘世中广开方便之门。

我第一次到玉真山去,是一个深秋,踩着刚沐浴过秋雨的石阶,拜会峭壁上手执拐杖,脚踏玄龟的“铁拐李”,沉吟着“身飞世外”的对联:“杖悬日月长生佛,葫芦乾坤自在仙”的潇洒,来到“佛国”之门前,仰望“群峦拱玉”的飘逸,低顾“玉窟峰含彩,千家烟火团圆;真存寺若虚四面云山拱向”(安南大儒陈云纯联)的智慧。跨过山门,只见石阶更加陡峭了,犹如直通天际。前行十余步,左侧的三丈四丈的崖壁上,镶嵌有石碑一块,上面刊刻的乃是清嘉庆戊辰年住持僧怀缘老和尚的题,监寺元正书之“峻岭”摩崖。登过天梯,便遇见笑容可掬的弥勒佛,仔细观察,你便不难发现他那“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的豁达气度,在他亲切的注视下,再一次感悟乾嘉时期“庙内钟声巍巍,惊动九重天与地;寺前古树雄雄,迎来万里宾和客”(元正联)的宏大。再往前,经过金黄银杏叶铺就的石阶,越过简陋的接引殿、财神殿,便来到第二重寺门,可惜寺门紧闭。门上有住持元正和尚嘉庆七年题写的“眼界孤高”联。上联内容不知何时已随石枋损毁,唯存下联“何时无清风明月”。我在银杏树下,开启自我发呆模式。冥想自明代创建以来,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焚毁,涅槃,重生。然后在时光长河中吐纳空色,生生不息,不由得感叹它的神奇和神秘。离开玉真山寺后,我便钻入故纸堆中,最后终于在《贵州旅游文化系列丛书·普定卷·“穿洞”沧桑》中找到了上联:“此处有崇山峻岭”。原来我们一直费力向外寻求的,自身便已经具足。明白了这一层,我重重地出了一口气,感觉身心都轻松了不少。

第二次到玉真山去,在它的上中下三殿中仔仔细细地参观了一遍。进入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下殿,前后带廊硬山顶建筑,今供奉千手观音等,从侧面进入天井后,映入眼帘的是文余高的棱形石柱。柱顶镂空雕“刘海戏蟾”,柱前刻“玉烛照天”,柱后刻“无量功德佛位”,柱中突出的方形上刻有“未济”卦等,柱底刻了“大清宣统二年”字样。左右两侧厢房,以供和尚、居士们会客、修静,下殿后立有石碑一块,上记录着今普定县民国时期首任县长张家谟(字仲安)与镇守划界过此,为保护寺产所立的“永永远远”碑。中殿为前后带廊硬山顶建筑。殿门前的柱础,乃是一堆狮子,抬头挺胸,背驮圆木大柱,显得异常威武。殿门上悬挂清代镇守秀才柱鉴所题“定华发果”匾额,黑底金字,庄严典雅。后殿名为玉皇殿,今供奉西方三圣。该殿面阔三间,原为三层,进深两间。今修缮后,二三层被撤除,现变成一大通间。后殿正面及左右带廊,为正面三重檐,两山及背为四重檐歇山顶建筑。殿宇内板壁上绘有精美的彩画、题壁,有花卉、鸟兽,有水漫金山、唐僧取经等历史故事;柱、枋、门、窗等构件上,有道家浮雕、圆雕等,工艺精湛细腻,技法古朴,内容丰富,都出自于当时名匠之手,把整个殿宇渲染得更加堂皇富丽,典雅震撼。

两次拜访玉真山,时常涌现脑海的,是那些沉默不语的青灰色石墙,是那些典雅古朴的雕刻、壁画,是那些低吟浅颂的智慧对联,是那些顽强生长在崖石上的草木,它们的艰辛在一幕一幕时光中奔泻,然后在脑海中猛地一下,漪涟卷涌,世界开始弥漫愉悦的乐章,每一寸沉睡和疲惫的肌肤,开始在春风浩荡中醒来,每一个思想的细胞都开始冥想,每一个生命都开始悸动,自在的生命信号开始一圈一圈地散发……

